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Psychoanalysis

精神 分 析 引 论

[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

史林——译

精神分析学入门教材
维也纳大学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公开课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文艺出版社 天津人民出版社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Psychoanalysis

精神分析引论

[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
史 林◎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精神分析引论 / (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 史林译.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9.5

ISBN 978-7-5306-7652-3

I . ①精… II . ①西… ②史… III . ①精神分析
IV . ① B84-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94522 号

精神分析引论

JINGSHEN FENXI YINLUN

[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著 史林 译

装帧设计: 异一设计

选题策划: 卓文天语 责任编辑: 徐丽梅

出版发行: 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电话传真: +86-22-23332651 (发行部)

+86-22-23332656 (总编室)

+86-22-23332478 (邮购部)

主页: <http://www.baihuawenyi.com>

印刷: 嘉业印刷(天津)有限公司

开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字数: 284 千字

印张: 16

版次: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9.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嘉业印刷(天津)有限公司联系调换

地址: 天津市静海经济开发区北区银海道 48 号

电话: 022-59656080 邮编: 30160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一章 过失心理学

- 2 第一讲 绪论
- 8 第二讲 过失心理学
- 16 第三讲 过失心理学（续）
- 27 第四讲 过失心理学（结论）

第二章 梦

- 40 第五讲 初探及困难
- 49 第六讲 假说和释梦技术
- 57 第七讲 显性梦境和隐性梦境
- 64 第八讲 儿童的梦
- 70 第九讲 梦的审查机制
- 77 第十讲 梦的象征机制
- 89 第十一讲 梦的工作
- 97 第十二讲 梦例分析
- 106 第十三讲 梦的古老和幼稚特点
- 114 第十四讲 欲望的满足
- 122 第十五讲 疑问与批评

第三章 神经症通论

- 130 第十六讲 精神分析和精神病学
- 137 第十七讲 症候的意义
- 146 第十八讲 创伤的固着——潜意识
- 153 第十九讲 抗拒与压抑
- 161 第二十讲 人类的性生活
- 170 第二十一讲 力比多的发展与性的组织
- 181 第二十二讲 发展与退化的病理学理论
- 191 第二十三讲 症候的发展
- 201 第二十四讲 普通神经失衡
- 209 第二十五讲 恐惧与焦虑
- 220 第二十六讲 力比多理论和自恋
- 231 第二十七讲 移情
- 241 第二十八讲 分析疗法

第一章

过失心理学

第一讲 绪论

我不知道诸位从阅读或传闻中对精神分析了解多少。不过，鉴于我的讲题是“精神分析引论”，我不得不当你们对这个领域一无所知，需要我从基础知识开始讲起。

不过，我至少假定你们知道一点，那就是精神分析是治疗神经焦虑患者的一种方法。我可以向你们举例说明，这种方法与其他医疗方法的原则恰好相反。通常，我们在向患者介绍一种他陌生的医疗技术时，往往会把困难说到最小，以帮助他建立对疗效的信心。然而，精神分析疗法的过程可就不一样了。我们会事先告诉他这个方法的实施难度和所耗时间，以及他需要付出的努力和牺牲；至于疗效，我们不会向他做出保证，疗效取决于他的行动、理解、毅力和适应能力。当然，这种看似不通情理的行为背后有着良好的动机，诸位在稍后的讲座中自会了解。

因此，在讲座开始时，如果我像对待神经症患者一样对待诸位，请不要觉得受到了冒犯。坦白说，我劝你们不要再来听我的讲座了。我想告诉诸位，精神分析教学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瑕疵，形成独立判断需要面对诸多困难。你们之前所接受的教育、惯性的思维方式一定会不可避免地促使你们反对精神分析；你们必须克服自我，才能战胜这种本能的抵抗。当然，我无法保证你们能从我的讲座中了解多少精神分析知识，但我至少应该告诉你们，听完我的讲座，你们不可能学会如何进行精神分析治疗，也不可能独立实施。此外，如果你们当中有人不满足仅获知浮皮潦草的知识，想要与精神分析建立更为长久的关系，我不仅会劝止，还会加以警告。考虑到当前的情况，选择精神分析这个职业可能会毁掉一个人在学术上获得成功的机会。如果他成为精神分析执业医师，社会可能无法理解他的目标，会对他抱以怀疑和敌对的态度，向他释放所有隐藏的恶意。

尽管有诸多不便，仍有不少人对可能增加知识总量的事物感兴趣。如果在座当中存在着这样的人，能够不顾劝说再来听讲，我不胜欢迎。但诸位都有权利获知学习精神分析存在的困难。

首先，我们会遇到精神分析教学和阐释中的固有问题。医学教学习惯使用视觉

演示，比如解剖标本、化学反应沉积物、神经刺激后的肌肉收缩等。稍后，你们会借助感官观察病人，看到病症、病理过程产物，甚至在许多情况下你会在孤立状态下观察病因。在外科，你们会当场看到治病的过程，还被允许尝试操作。甚至在精神科，你们也可以从患者面部的异常表现、言语和行为姿态等方面观察到丰富的表征，建立意义深远的印象。因此，医学教师大多起到指导和说明作用，好像陪你们参观博物馆一样，你们与里面的展品建立直接关系，通过自己的观察，确信新事物的存在。

不幸的是，精神分析就不同了。在精神分析中，除了患者和医生的语言交流之外，什么也不会发生。患者倾诉过去的经历和对现在的印象，抱怨并坦白他的愿望和情绪。医生只是倾听，并设法引导患者的思维过程，提醒他想起更多事情，促使他的注意力转移到某些特定的渠道上，给出解释，观察患者因此产生理解或否认的反应。患者的亲属不了解精神分析，只能对可见的有形事物留下印象，尤其是像电影院里的那种场景。他们不会错过任何一个表达怀疑的机会，比如“仅仅谈话怎么可能治病”。这种想法当然是目光短浅且自相矛盾的，因为他们也坚信患者的病“只是想象出来的”。语言起源于巫术，至今仍保留着古老的魔力，既可以保佑他人，也可以使人绝望。教师通过语言向学生传授知识，演说家用语言使听众潸然泪下，左右他们的判断和决定。语言可以产生效果，是影响人类的普世工具。因此，请不要低估语言在心理治疗中的作用。如果我们有可能旁观精神分析者和患者之间的语言交流，也应该感到满足了。

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精神分析治疗的谈话不允许旁观者的存在，治疗过程也不能公之于众。我们当然可以在精神病学讲座中向学生说明什么是精神衰弱或歇斯底里症，但除了讲述病症，就没有其他的了。只有当患者与医生建立起一种特别的感情联系之后，他们才愿意进行精神分析所需要的对话。如果患者意识到有中立的第三者存在，便会立即闭口不言。因为对话涉及患者精神生活中最隐私的部分，每个独立的社会人都会向他人隐藏这个部分。人们为了维持和谐的人格，甚至连自己也不愿意承认对话涉及的全部内容。

因此，你无法“旁观”精神分析治疗，你只能听别人的转述。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你只能通过道听途说了解它。即便这样的二手知识也会将你置于一个不同寻常的位置，让你不好形成判断。因为，显而易见，这一切都取决于你对教师的信任。

想象一下，你参加的不是精神病学讲座，而是历史讲座。讲演者正在讲说亚历

山大大帝的生活和战绩，你有什么理由相信他所述属实呢？就其情形来看，亚历山大的种种事迹似乎比精神分析更不可信，因为历史学教授和诸位一样，完全没有参与过亚历山大的战事，而精神分析师告诉你们的至少是他自己参与并发挥作用的一些事情。那么，问题来了——哪些事实能够证明这位历史上的元帅的确实至名归呢？讲演者可以向你举出古代作者的叙述，比如，狄奥多罗斯^①、普鲁塔克^②和阿利安^③等人的著作；他们要么是和亚历山大同时代的人，要么与他生活的年代相近。你可以看到保留下来的钱币照片、国王的塑像，以及描绘伊苏斯战役^④庞贝式马赛克镶嵌画的一打照片。但严格地说，所有这些文件只能证明前人已经相信了亚历山大的存在，承认了他的战功确有其事。这时，诸位可能又要开始批评了。你们会发现关于亚历山大的叙述并非完全可信，证据也并不是那么翔实充分。但即便这样，我相信诸位在离开讲座厅时，也不会不相信亚历山大大帝的真实性。决定了你们判断的主要是以下两点：第一，讲演者没有动机把他自己不信的事情说得像真的一样；第二，所有可知的历史叙述都大致相同。如果你们接着去求证更古老的资料来源，会发现大致相同的数据和作者的可能动机，意识到证据的各个部分具有一致性。在亚历山大这个例子里，核查的结果一定会使人信服。但如果搬到摩西和宁录^⑤身上，结果便会不同了。不过稍后，诸位会清楚地了解精神分析报告者到底有什么值得怀疑之处了。

此刻，你有权发问：如果精神分析既没有客观证据，又不能演示给大家看，那么该如何研究，又该如何相信它的真实性呢？事实是，研究不易，全面掌握精神分析知识的人为数不多。但即便如此，仍存在可行的研究方法。自我研究，即自我性格的研究，可以作为精神分析的入门。但这不等同于我们常说的自我审视，我只不过权且这样总结罢了。在学习了一些精神分析技术之后，诸位可以将一系列社会普遍存在的精神现象作为自我分析的对象。这样，你们便会相信精神分析描述的现象和基本概念。老实说，精神分析的发展确实受到了一些限制。如果你们想要进一步学习，可以允许合格的分析师来分析自己，观察精神分析对“自我”产生的效果，同时充

①狄奥多罗斯（Diodor）：公元前1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著有世界史《历史丛书》四十卷。

②普鲁塔克（Plutarch）：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作家，以《比较列传》（又称《希腊罗马名人传》或《希腊罗马英雄列传》）一书闻名后世。

③阿利安（Arrian）：希腊历史学家，著有《亚历山大远征记》。

④伊苏斯战役：公元前333年秋季，在亚历山大东征中，马其顿军队（3万~4万人）和波斯皇帝大流士三世的军队（12万~13万人），在奇里乞亚（小亚细亚）古城附近的伊苏斯（今土耳其伊斯肯德仑北）进行的一次交战。

⑤宁录（Nimrod）：圣经里的人物，诺亚的曾孙，号称“世上英雄之首”“英勇的猎户”。

分利用机会去熟悉技术的精妙之处。当然，这种方法虽好，却只能用于个体，不能用于全班。

女士们、先生们，我认为，精神分析的第二个难点不在于这门科学本身，而在于你们自己，至少在你们投身于医学研究之后。先前的学习扭曲了你们的思维，促使你们远离了精神分析。你们学习如何从解剖学的角度调节有机体的机能及减少失调感，从化学和物理学角度加以说明，从生物学角度进行构想，但是从未将兴趣导向精神生活。而神奇的、复杂的有机体活动是在精神生活中发展到了顶峰的。出于这个原因，你们仍对心理学思维感到陌生，习惯带着怀疑看待它并否认它的科学性，将它留给门外汉、诗人、自然哲学家和神秘主义者。这种区分一定会给你的医疗活动造成危害，因为医治病人和人际交往一样，首先面对的是对方的精神面貌。这样区分的惩罚便是，为你们所不齿的江湖术士、伪自然疗法者和巫医骗子占领了你们有志于投身的部分医疗领域。

你们之前所接受的教育也存在缺陷，这一点必须承认。没有任何一门关于医疗的哲学科目可被用作指导治疗。无论是思辨哲学，还是描述性心理学，或者是学校里传授的与感官心理学有关的所谓的实验心理学，都不能教会你们认识身心关系的有用知识，也不能将有可能理解精神功能失调的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在医学领域，精神病学的关注点确实是描述可观察到的精神紊乱，并将种种临床症候图片分类整理；甚至连精神病学家本人也怀疑纯描述性论述是否能够被冠以科学之名。我们对构成临床实体的病症起源、机制和相互关系都不了解。要么在机体解剖学上找不到相应变化，要么发现的变化无法带来有益的启发。只有当精神失常被认定为机体疾病的间接结果之后，才有可能得到治疗。

精神分析旨在填补这一空缺，即精神病学中被忽视的心理学基础，希望能够发现可以解释身心紊乱持续关联的共同基础，以此作为研究的起点。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精神分析法必须脱离与自身相违背的解剖学、化学或心理学假设，坚持应用纯粹的心理学的概念。正是出于这一点，我担心诸位一开始会觉得很奇怪。

我不会把下一个困难怪到你们和你们之前受过的教育及思想的偏见上。精神分析的两个命题冒犯了整个世界，引起了反感。第一个命题有违智商成见，第二个命题违反了审美、道德成见。我们不可对这些成见掉以轻心，它们的力量强大，是人类进化有用甚至必要的残留物，借助情绪的力量保留了下来，因而要打破它们确属不易。

精神分析第一个令人不悦的命题是：心理过程本身是无意识的，有意识的部分仅仅是总体精神生活中的一部分。回想一下，我们习惯将心理当成意识。实际上，意识对我们而言意味着精神生活的特征，心理学是研究意识内容的科学。这种看法如此显而易见，任何最微小的反对意见都会被认为是荒谬的。但是，精神分析不得不提出反对意见，不承认心理即意识的成见。精神分析将精神定义为感觉、思维、欲望的过程，而思维和欲望都可以是无意识的。但是，这个命题从一开始便让精神分析失去了头脑清醒的科学界朋友们的认同，被怀疑是花里胡哨的神秘研究，会将人引入黑暗而混乱的境地。女士们、先生们，你们自然还无法理解，我有什么证据来反驳“精神即意识”这样一个抽象的成见。你们无法了解，如果无意识真的存在的话，什么评估能导致对它的否认，这种否认又能带来怎样的好处。人类的精神范围是否和意识范围恰巧吻合，或是超越意识范围，似乎只是一种文字之争。但我可以向诸位保证，承认无意识过程的存在，将在世界和科学界开辟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崭新方向。

你们应该想不到精神分析的第一个大胆命题与第二个命题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密切关系。第二个命题是精神分析的创见之一：无论广义还是狭义，性冲动都是引起焦虑和精神疾病的重要原因；人们从未充分了解过这一点。不仅如此，精神分析还认为，这些性冲动对人类精神的最高文化、艺术和社会成就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根据我的经验，人们对第二点的厌恶是反对精神分析意见的最重要来源。诸位想知道我会怎么解释这个事实吗？我们认为，文明是由生命的根本需求驱动形成的，以牺牲本能满足为代价。由于每个个体新进入人类社会时，都会为了公共利益牺牲本能满足，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这一过程不断重复上演。在人类利用的各种本能力量中，尤以性本能最为重要。因此，性本能得到了升华，即从性的目标导向了其他较高尚的社会目标，也就不再关于性了，但这样的结果并不稳定。人类并没有很好地驯服性本能。每个希望投身于文明建设的个体都面临着性本能对升华的抵抗。如果满足原有的性本能，那么社会文明便会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因此，社会不喜欢被提及及其出身的污点，不希望人们重新认识到性本能的力量，也不愿意个体清楚地知道性生活的意义。相反，社会把人们在这个领域的注意力完全引开了。这就是为什么社会不能容忍精神分析研究的存在，宁愿把它贴上冒犯美学、道德败坏的标签。然而，用这种理由无力驳斥科学调研所得出的客观结果，所以为了让人们接受，不得不将批判转移到智力层面。但是，本性使然，人类就喜欢把令人不快的观点当成假

的，然后就能轻而易举地找到反驳的理由。社会因此把令人不悦的东西视为不真实的，用符合逻辑的中肯论据否认精神分析的结论。不过，这些论据只是出于情感因素，社会不遗余力地用这些偏见来反驳精神分析。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不应该附和这样的偏见来反驳精神分析。我们只希望陈述苦心研究发现的事实。现在，我们声明有权拒绝干涉科学研究，不论这些考虑是否有理。

以上便是你们投身于精神分析可能遇到的困难。对初学者来说，困难也许太多了。如果你们没有被这些困难吓退的话，我便继续讲下去。

第二讲 过失心理学

我们从调研而非假设开始讲起，首先选取那些频繁发生、为我们熟悉，但却很少被注意的现象。这些现象在每个正常人身上都会发生，与病态无关。我要说的就是大家常犯的过失。例如你想说一件事，却用错了词，这就是“口误”；或者写字时未注意到的错误，即“笔误”；又或看错了印刷或书写出来的字，我们把它称作“读误”。类似的现象还包括：听觉功能本没有问题，却听错了别人对自己说的话。另外的一系列过失是由于遗忘，但不是永久性的，而是暂时的遗忘，比如一个人一时想不起熟悉的名字，或者一时忘记做一件事，稍后又想了起来，因此，只是短暂地遗忘。还有一类过失并不是短暂的，比如把一件东西放错了地方，就再也找不到了；又或弄丢了一件东西。我们对上述一类遗忘的反应与其他的有所不同，我们惊讶、恼怒，又无法理解。某些现象与此类过失类似，其中也存在着显著的短暂性特征，在某个时间点之前或之后，一个人一直明白一件事不是真的，但在某个时间点却信以为真。诸如此类的现象，不胜枚举。

这些现象的英文名前缀相同，由此可见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它们大多是无关紧要的、暂时的，对人们的生活起不了太大影响，只有丢东西等现象才会造成一定的实际困扰。因此，这些现象也没有引起人们的多大注意，人们对此并不感兴趣。

不过，我想要诸位关注的正是这些现象。你们或许会生气地反驳我：“外部世界和精神世界存在着如此繁多的宏伟谜题，精神紊乱方面也有许多问题等待我们去阐释，把精力和兴趣浪费在这些琐事上真是不务正业。”假使你们能解释，为何在光天化日之下一个耳聪目明的人会看见和听到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一个人好端端地为什么会突然相信自己正受最亲爱的人迫害，一个人为什么会真诚地拿出证据证明孩子都会觉得荒谬的错觉，那么人们便会严肃地对待精神分析了。不过，如果精神分析只能研究为什么演讲者用错了词，或者为什么家庭主妇把钥匙放错了地方等琐事，我们一定会把精力和兴趣放在别的地方。

我的回答是：“女士们、先生们，耐心点。”我认为你们的批判路数不对。精神分

析的确不敢鼓吹从未关注过琐事。相反，精神分析的观察对象往往是一些简单现象，其他科学会把这些现象视为无关紧要的小事，甚至认为它们是现象世界里的垃圾而不去过问。在你们的批评中，请不要混淆问题的崇高性与表象的显著性。在特定的环境和时间下，难道非常重要的事情不能通过微小的迹象表现出来吗？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比如，年轻人难道不能从模糊的迹象中断定赢得了女士的芳心？难道一定要等待一个明白的宣示，比如一个热烈的拥抱吗？难道一个暧昧的眼神，一个稍纵即逝的姿态，一秒钟的握手不足以透露端倪？如果你是一位刑事律师，正忙于调查一起谋杀案，难道你会期待谋杀犯在犯罪现场留下照片和地址？你是不是需要自己去发现模糊、不准确的蛛丝马迹呢？所以，请不要忽视微乎其微的迹象，也许通过这些迹象，我们可以挖掘出更重大的事件。我们往往无法断定事情会朝哪个方向发展。看上去重大或者采用可发现方式调研的科学研究更容易出成果。如果你不带偏见或成见，坚定地研究下去，运气好的话，通过事物之间的联系（小事和大事之间自有联系），或许能从最普通的研究中发现重大问题。

基于这点，我希望诸位能关注普通人犯下的看似无关紧要的小过失。我首先想问一问不了解精神分析的人会如何解释下列现象。他一定会一口回答：“哦，不值一提啊，只是个小失误。”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他是不是在说这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中不存在因果关系，它们之间也不具有区分性呢？若有人就此否认自然现象的因果关系，那未免玷污了科学宇宙观。宗教观在这一点上与科学宇宙观也有一致性，它清楚地表明：“一雀之微也不至于无因落地。”我想我们的朋友一定不会坚持这种所谓的逻辑论断。他会退一步说，如果研究一下可能会找到解释的话。他会说，可能是因为轻微的功能失调，或者精神活动紊乱。如若不是因为身体不适、体力不支、兴奋或心不在焉，演讲者是不会讲错话的。这点很容易证明。人在疲惫、头疼或身体抱恙时的确更容易发生口误，忘记正确的名字也常常发生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甚至在无法回忆起名字时，便知道头疼要发作了。人在兴奋的时候，也常常说错话、做错事。注意力分散或注意力集中在其他事情上时，人们更容易忘记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散叶画报》（*Fliegende Blätter*）中的教授便是一例，他因为想着第二卷书中要处理的问题，错戴了别人的帽子。我们都明白，人在受以往经验干扰时，容易忘记计划或承诺的事情。

这些话似乎容易理解，也无可辩驳，但不是很有趣，不能像我们期待的那样促使我们思考如何解释出现过失的原因。上述情况的原因各不相同，疾病或失调是其

生理基础，兴奋、疲惫、分心构成另一类心理生理原因，这些都容易被理论化。疲惫、分心，以及整体上的兴奋，导致了注意力的分散，进而导致正在进行的行为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这些行为便会比平时更容易被打断，无法准确地执行。神经中枢血液循环如果出现问题或变化，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从而起到决定性影响，以类似的方式影响注意力的分配。在上述过失中，由机体或心理原因引起的注意力扰乱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但是，精神分析对这一点没有太大兴趣，所以我们可能要抛弃它了。坦白说，如果我们更仔细地观察，会发现并非所有过失都与心理学的注意力理论相符，或至少不能由此推断出一切。我们会发现，这样的过失或遗忘即便在人不感到疲惫、没有分心或不那么兴奋的时候，也时常发生。除非当过失发生之后，人们故意把原因归结为他们不肯承认的一种兴奋状态。其中的机制十分复杂，所以并非集中注意力便能保证成功，注意力分散便会威胁成功。许多行动的执行是按照一种纯粹自动化的过程完成的，人们极少投入注意力，但行动也能十分顺利地执行。比如走路，我们很少知道应该往哪儿走，但我们会一直靠右行走，到了目的地停下来，不会迷路，这是很常见的。熟练的钢琴师不假思索便能按下正确的琴键。当然，他有时也会出错。但是，如果自动化的演奏会增加失误率的话，那么记忆超群的钢琴师通过练习实现最大自动化时，反而更容易弹错了。但是，事实却与此相反，许多不需要集中注意力的行为反而被成功地执行了。人在焦虑地试图集中注意力时，才最容易出错。那么，诸位可能会说：“这是过度兴奋的结果，但是为什么兴奋不能促使注意力集中在目标事物上，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所以，如果一个人在重要的演讲或讨论中，说出了相反的意思，那么生理心理学理论或注意力理论便无法解释了。

这些过失还有许多其他不起眼的特点，上述理论也无法解释清楚。比如，一个人暂时忘记了某人的名字，非常懊恼，努力回忆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为什么尽管他很懊恼，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嘴边上的词儿”，也想不起来，但是别人一提，他便立即记起来了呢？或者另举一个例子，在很多情况下，错误增多，会相互联系，互相替代。一开始一个人忘记了一次约会，第二次他努力让自己不要忘记，却又发现弄错了日期或时间。再如一个人用各种不同的方法试图记住一个字，但这么做的过程中，他转而忘记了能提醒他想起第一个字的第二个字；如果他接着靠第三个字想第二个字，转而也会忘记第三个字，如此往复。印刷的错误也常常这样，当然这会被归咎于打字员的失误。这种顽固性失误据说出现在了某社会民主报上。该报在某节宴

的报道中写道,“小丑亲王(the Clown Prince)到场”。第二天的更正中,报纸道歉道,“错句应更正为‘公鸡亲王’(the Crow Prince)”。人们喜欢把这种错误归结为打字员的问题,或者打印机中的怪物捣鬼——至少这个比喻已经超越了生理心理理论范围。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暗示也会引起口误。一个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曾有一位新演员得到了歌剧《奥尔良少女》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他本来应该禀报国王:“警察局长将剑送回了。”彩排时,主演不断告诫战战兢兢的新演员,不要说成“马车夫将马送回了。”最后,事与愿违,这位可怜的新演员在处女秀中说错了台词,正是因为有人告诫他不要这么说。

分心说无法解释过失的这个特点,但我们也不能就此断定这个理论错了。这个理论也许缺少了某个环节,只需稍加补充,便能令人满意。但是,我们可以从另一个方面考量许多失误。

还是从最合适的例子——口误开始吧。笔误、误读当然也可以。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在探究一个人在何时,在怎样的条件下才会出现口误,而且也仅仅得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也可以把研究兴趣放在别的地方,问一问为什么他出现的是这种特殊的口误,而不是任何其他的口误。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口误会产生怎样的结果。诸位必须知道,只要这个问题还没有答案,只要还未能解释口误产生的效果,那么这个现象在心理学上就仍旧属于一种意外。比如我出现口误时,有无数种其他的词可以说错,但是为什么在诸多可能犯的错误中,我唯独选择了那个词呢?难道这也是意外或随机的吗?这个问题究竟能不能得到理性的回答呢?

梅林格和迈尔(一位是语言学家,一位是精神病学家)在1895年试图从另一层面探究口误问题。他们收集了许多例子,首次从单纯的描述性立场来研究它们。当然,他们未得出任何结论,但可能开创了新的研究方法。他们把口误分为单词位置互换、单词部分互换、语音持续、混合和替代等五种。现举例说明。首先,把“米洛的维纳斯”说成“维纳斯的米洛”属于单词位置的互换;把“I had a rush of blood.(我热血上涌)”说成“I had a blush of rood.(我瞥见了基督像)”属于单词部分互换;语音持续的例子也存在于祝酒词中,比如,把“请大家和我一起干杯(anstossen),祝我们的领袖健康”说成“请大家和我一起打嗝(aufstossen),祝我们的领袖健康”。你们会发现,音节的混合更容易引起口误。例如,一位男士询问一位女士:“如果你允许的话,我很

乐意‘送辱’（inscort）你。”显然，他把“护送”（escort）和“侮辱”（insult）这两个词混合在了一起。（插句话，这位男士可能不会讨得这位女士的欢心）至于替代的例子，梅林格和迈尔举例说：“某人说，我把样品放在信箱（letterbox）里，而不是温床（hot-bed）上。”

这两位作者并没有充分解释收集到的例子。他们认为，一个词的音和音节具有不同的音值，具有较高音值的音可以干涉音值较低的音。他们显然依据“不常见的预见”和“语音持续”得出了这个结论；换言之，其他口误即便也存在音值的高低，但没有构成问题。最经常发生的口误是把一个词说成了另一个类似的词，人们或许认为，这种相似性便足以解释其原因了。例如，一位教授在首次演讲中说：“我不愿评价前辈的美德。”“不愿”应为“不配”。另一位教授说：“在女性生殖方面，尽管存在许多诱惑（temptation）——抱歉，我是说尝试（attempt）。”

把话的意思完全说反了是最常见的，也是最引人注目的口误，在这样的情况下，音和音节之间不具备密切关系和相似性；一些人认为，相反的词彼此有着牢固的联系，因此在心理上会引起联想。我们可以从历史上找到这样的例子。例如一位国会代表曾在会议开始时说：“先生们，出席人数符合规定，我宣布会议结束。”

类似相反的口误也可能频繁地在其他情况下不合时宜地出现。比如，赫姆霍尔兹（H. Helmholtz）的孩子和知名发明家、工业巨头西蒙（W. Siemon）的孩子结婚。著名生理学家杜布瓦－雷蒙德（Dubois-Reymond）受邀发言致祝酒词时说：“愿新人西门子－哈尔斯克（Siemens & Halski）百年好合！”但是，西门子－哈尔斯克是一个老公司的名字，柏林本地人对这个名字再熟悉不过了，就像美国人熟悉“韦伯和菲尔德茨”一样。

在音和词的联系之外，我们还必须注意联想的作用，但也不尽然。在一系列事例中，我们只有研究了之前说过的所有词语，才能对口误做出完满的解释。这再次符合梅林格和迈尔的“语音持续”分类，但持续的时间更长。我不得不承认，我的全部印象是，这样解释口误让我更困惑了！

然而，还需要注意的是，在上述对口误的研究中，我们探究了引起口误的一般条件，以及决定发生何种口误的条件应用，但我们尚未思考口误的作用。如果我们决心研究口误的作用，那么首先必须勇敢地承认，在上述引用的事例中，引起口误的事物是有意义的。我们所说的“有意义”意味着什么呢？我认为，口误本身应该被视为一种有目的的精神活动，其表象具备内容和意义。以前我们总将其称为“过